

順治与鄂妃



顺治与鄂妃

王德恒 陈予一著

502598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占有翔实的历史资料，用通俗优美的文笔，生动地再现了清政府入关建都北京后，第一代皇帝顺治的政治经历和爱情生活，充满了传奇色彩。本书对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事件以及宫廷内部尖锐复杂的斗争，颇有教益。

作品内容健康，资料丰富。语言朴实，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读来感人至深。

顺 治 与 鄂 妃

王德恒 陈予一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11.125印张231,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2插页 印数：1—15610册
	统一书号：10377·131 定价：2.35元

第 一 章

一六五〇年（清顺治七年）隆冬时节，农历十二月中旬（丙申）的一天。

北京城满城飘着清雪，寒气袭人，天空灰濛濛的一片浑沌。大街小巷极少行人车辆，就连临近春节，店铺门前的悬灯结彩也没有了，似乎一切生气都被严寒所禁锢。

拂晓，刮起西北风。直到早晨八点多钟，太阳才勉勉强强从云层里露出脸来。然而不亮不红，一团浑浊的淡黄色，天空中，透出凛凛的寒气。

这时，笼罩在一派庄严肃穆气氛中的皇宫北门——玄武门被打开。一队卤簿仪仗从门里鱼贯而出。前面是十面熏旗，随后麾、旌、节、旒、幢、伞成双成对摆开。旗开处，走出二十名体格雄壮腰悬大刀的巴图鲁*，随后，是一乘十六人抬的步舆。步舆里坐着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的第一代君主——顺治皇帝。

他名叫福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今年十三岁。但他当皇帝已有七年的历史了。他发育得很好，比一般

*满语，勇士的意思，也是一种官衔。

同龄的孩子个头要高一些。白皙的瓜子脸，浓眉，一双略微显长的凤眼，挺鼻，轮廓清晰的嘴唇，一副早熟的样子。他身穿裘服，足登朝靴，外套貂皮端罩，罩外，一身缟素。他不让人把步舆的棉帘放下，迎着寒风，双眉紧锁，抿着嘴唇儿，眼睛不住地眨着，看着前面的卤簿仪仗队伍和皇城两旁的街市。

队伍出了皇城，向北直行，出地安门过后门桥，来到鼓楼前。这时钟鼓齐鸣，四城震彻。随后，队伍向东拐去，一直走出东直门。

东直门外，人头攒动，车仗步骑排满了旷地。缎绣的八旗骑纛迎风飘舞。旗分黄、白、蓝、红四色，有四小旗镶边，因此称为镶旗。旗是用整幅六尺见方的上好缎料作底，上绣一条正舞的金色云龙，镶旗边缘加绣了火焰纹。旗杆高一丈五尺五寸，攒竹髹朱而成，高标傲岸，威武庄严。旗下，满族王公大臣、贝子、贝勒、佐领牛录，八旗将弁，以及新归顺的汉人官员，全都穿着缟服，肃穆地站着，恭候天子驾到。

他们今天顶风冒雪来到这里，是为迎候皇父摄政王睿亲王九爷多尔袞的灵柩。这个灵柩是从塞外喀喇城运来的。多尔袞到塞外行猎，突然因病死在那里，享年三十九岁。

午牌时分，福临的仪仗卤簿到了。众人跪接行礼后，福临下了步舆。一阵号角吹过，两行白旗队伍雁翅列开，二十四杠的多尔袞灵柩被抬起来，放在一个土台上。福临举目望去，脸上露出十分复杂的表情。少顷，他以袖拭目，然后趋前几步，跪到灵柩前面，一个随从内佐领端过一个托盘，上

面放着两个酒杯，都斟满了酒。福临拿过一个酒杯，高举过头，大声说：

“愿皇父摄政王在天之灵安息！”

随后，把三杯酒逐次泼洒在地上。最后一杯酒刚洒完，福临弃了杯子，痛哭失声。随着他的哭声，四处如轰雷一样响起了嚎啕之声。

福临虽说是皇上，可第一次看见死人，他对死人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甚至胜于怕活人。看到眼前的这口大棺材，他有些害怕，不敢长时间地凝目。只是哭几声才敢抬头瞧一眼。

这时，有两个满族亲王走过来，搀起他说道：

“皇上节哀，保龙体要紧！”

又将他扶上了步舆。转眼之间，灵柩前摆好香案，只听内大臣大喊一声：“宣诏！”众王公大臣便都跪向他了。

宣读诏书的索尼，是位老臣了，福临对他很觉亲切。索尼虽然年近六旬，声音却仍然铿锵洪亮。

“太宗皇帝宾天之时，诸王大臣们拥戴皇父摄政王为帝，但他坚辞不受，扶立朕躬。入关后，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自古至今无可比拟。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因身染疾病猝然归天。朕肝肠俱裂，悲苦万状。故尔，依照帝礼予以安葬”。

福临知道这是以自己的名义发的诏书，一定是范文程那个老夫子起草的。但这篇诏书，他并不喜欢。他哭是哭了，可也觉得畅快。心想：“他死了，我还高兴呢。看谁日后还敢训斥我！”福临正坐在那里胡思乱想，突然，两个带刀武

士冲过来，一左一右守住了步輿，他猛地一惊。这时离步輿不到两丈远的亲王郡王队伍中一阵骚乱，四个巴图鲁正抓住英亲王阿济格的胳膊，这阿济格是多尔衮的哥哥，勇武异常，武士中无人可敌，只见他微向里收一下双臂，又一绷直，四个巴图鲁被掙得向后退了几步，阿济格正待向前，四个巴图鲁又冲了上来，其中一个顺势下了他的腰刀。阿济格愈加愤怒，抬起右腿向后一扫，两个巴图鲁随即倒下，同时双臂一挥，另外两个也被打翻在地。周围的人惊得后退。这时从步輿后窜出一人，只见他风一样旋到阿济格面前。阿济格来不及看清对方，那人顺势将他抬起的手向上一托，在肋间一点，阿济格顿觉浑身酥软，没了力气，一股冷风直袭头顶，浑身上下大汗淋漓……这时四个巴图鲁方才站起，将阿济格缚住。那人几步走到步輿前，向福临叩拜道：

“臣喀兰图叩见皇上！英亲王阿济格带刀见驾，按律当斩。请皇上发落！”

福临在步輿中早出了一身冷汗。当见到带刀侍卫喀兰图冲上前去，才稍定下心来。他正待开言，内大臣索尼在一旁说：

“将阿济格收监候审！”

喀兰图应声退下。

四面的气氛更加严肃。福临强制微笑。忽然，一阵冷风袭来，他打了个寒噤，把头向左右摆去，一个太监过来问道：

“皇上，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回去。”福临答道。

那太监赶忙走过去禀报索尼，索尼朝福临看了一眼，高声宣道：

“圣上有旨，启驾回宫！”

回宫的路上，他还有些惊魂未定。让人放下了步舆的棉帘，他不想再看卤簿仪仗和皇城两旁的街市了。

多尔袞是他的亲叔叔，七年来，他一直被这个叔叔管得很严，甚至还挨过他的打。但母亲经常向他说，他之所以能坐上龙廷宝座，全是叔叔的功劳；是叔叔让的位，是叔叔保的驾，是叔叔开拓了疆土，是叔叔平定了群雄……因此，要感谢这叔叔的至厚深恩。对这些话，他是理解的，也想将来以至尊的皇位对这个叔叔感恩报德。但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却使福临大为忧烦伤感——自己的母亲竟以皇太后的身份嫁给了叔叔多尔袞。并从此让自己以皇儿相称，诏谕、档册、文告中，在写皇上的地方，一并写摄政王，在摄政王之上再冠以“皇父”字样。此事天下尽知，邻邦皆晓。福临入关以来读的是“四书五经”，对这件事有明显的反感。何况，叔叔和太后大婚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入宫禁，而且对他动辄呵斥指责，发号施令，居于皇帝之尊的他，却只能唯唯诺诺，洗耳恭听。每当这时，他心中就窜起极大火气，想着有朝一日亲政之时，再出这口闷气。此时是不行的，他还是个孩子，一切军国大事都要听摄政王多尔袞的裁决。他只好忍气吞声，发奋读书学武，以待将来。

如今，叔叔死了，变成了一具僵尸。他的亲哥哥又带刀进见……好在已被擒拿收监，以后还会不会有……他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听得远处轰轰的响声，玄武门已经打开，卤簿仪仗队伍的排头已走进了宫城。

回到乾清宫里，福临匆匆地喝了口热茶，连缟服也没脱，便向坤宁宫走去。他要发生的事告知母后，也得看看母后怎么样了。

他很爱自己的母亲，遇到大事小情或是心里委屈，总要到坤宁宫母亲的身边和她谈谈。在母亲的抚爱和劝慰下，情绪会平静下来。只是母亲和多尔袞结婚后，他自觉不觉地和母亲疏远了，象过去那样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事再也没有了。见面只是正正板板地谈话，虽然一口一个“母后”地叫着，也不如过去那样自然、亲热。每当这时，他也看出母亲的眼光里有种凄然的神情，使他心中觉得老大不忍。

记得一年多以前，要举行大婚的前一天，母后把自己揽在怀里，怎么也不肯放手，喋喋不休地唠些家常琐事。说自己年纪尚轻，得找个汉子过日子，否则叔嫂总在一起，闲话议论太多，不如正式大婚，也就平息了非议。再说，和多尔袞结了婚，他的皇位就更稳妥了，更牢固了。福临听了这些话，仍是想不开，他总觉得有种屈辱的不可名状的感觉，所以便紧紧地搂住母亲的颈项不放。可到了迎娶的时候，母亲推开了他，脸上涌起红晕，兴奋的神色充溢在她的眼波里。福临看到这种情形，悄悄地溜回了自己的寝宫，他不能送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叔叔去结婚，也不能看见那情景……虽然他对结婚到底是怎样的事并不十分清楚，但从心底觉得那件事于自己不是件好事。那天，侍候起居的太监，念四书五经的伴读都朝他闪着异样的眼光，他受不了这种眼光，溜回寝宫后，

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起来。

母亲结婚后，比过去高兴多了。三十六、七岁的人，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看上去倒象二十多岁。有一天，她把自己叫过去，禁不住笑着说：

“孩子，我给你找个媳妇，是你皇父提的亲，那姑娘长得极标致，比你大两岁，是我哥哥科尔沁贝勒 吴克善 的女儿，就是我的亲侄女。你们成婚，亲上加亲。让你皇父保着你稳稳地坐这大清的江山。”

“我不结婚。”福临冷冷地回答。他对结婚有种本能的反感。

“傻孩子，人都要结婚的。特别是皇帝，要结好多次婚。到时你就知道了，结婚是件好事！”说罢，母亲抿嘴笑了。接着又说：“母亲就是十三岁和你父亲结的婚。你也十三岁了，该结婚了。”看着走过来的叔父，她笑得更甜了。

当然，结婚不结婚，并不是他说了就算的事，八月间，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他懵懵懂懂地被人牵来牵去，还要射轿，拜天地祖宗，折箭为誓、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整整折腾了一天。晚上，疲惫不堪地被人推进了新婚寝宫。

皇后坐在龙凤喜床上等着他。见他进来，忙站起身低头施了一礼，随后，歪着头仄着脸打量他。他看了看皇后，觉得十分漂亮。只是那满头珠翠眩人眼睛，那金银、珍珠的缨络坠在脸的两侧，把五官挤得窄窄的，显得一点儿光泽也没有了。那大红锦袍，金花漫底，加上珍珠、松石的披肩……他

看了觉得心烦意乱，那陌生的放肆地打量他的面孔，那有点怪诞的样子，他象面对着装饰过分华丽的玩偶，一点儿也不喜欢。只冷冷地看了她几眼，就坐到御榻上，闭了眼，打算歇一会儿。皇后款款走上前来，在他肩上推了一把道：

“皇上，你要喝茶吗？奴才给你倒！”

他摇了摇头，没有睁眼。

“皇上！”语调里有些娇嗔，“行了结婚大典，咱们俩就是夫妻了。我就是你座下的一匹马，任你骑，任你打。”

他端坐未动，仍然没有睁眼。

皇后愣了一下，又将双手放在他的肩上：

“皇上！你是累了吧！累了就上床歇着。看这一天把人整的，我也好不自在，来，皇上！”

皇后是蒙古族人，自幼生在蒙古包，长在马背上，办事说话直来直去，男女合番交媾的事也都知道。十五岁，就象个大姑娘了。全没有汉族女子“三从四德”、“女儿经”的礼法约束，自然也没有那些羞羞答答，吞吞吐吐的畏怯。此时，她见皇上如此模样，便去伸手拉他，想要扶他上床。福临一甩袖子站起来，几步走到床前，也不脱衣服，就躺到了床上。

这下皇后气坏了，本待发作，但见他上了床，就又说：

“皇上，床上有太后亲自放的风月宝鉴，你拿起来看看玩玩！”

福临确是觉得腰下有个东西垫得慌，经皇后一说，伸手抽了出来。原来是个长圆形用五彩丝线绣成的荷包。拿在手上香味扑鼻。借着宫灯的光细看，见荷包上绣着两个光着身子

的小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按照满族人的传统习惯，满人尚早结婚，尤其在入关前后时，往往十三、四岁就结婚，父母怕他们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什么人提倡的，在孩子结婚时，绣这样一个荷包，放在洞房里让新婚夫妇看，促成他们合房。

看着福临把荷包拿起来，翻来复去地看个不停，皇后心中痒痒地，以为他一定会招呼自己同寝。没想到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眼皇后，顺手把荷包丢在床边，不声不响地又闭上了眼睛。

夜半时分，福临被人摇醒。睡眼朦胧中见皇后在给自己脱衣服。他想把她推开，皇后红肿着眼睛，嘟着嘴说：

“我没有那么贱，你不招呼，我就上你的床，和你睡一个被窝。我是看你这么睡不舒服，才替你脱衣裳的。”

福临只得由她。皇后的一双手触到他的皮肉，他忽觉心跳得厉害，周身的血在涌动，一股热浪在体内乱撞……他被脱得只剩内衫，皇后俯身为他盖好锦被，那头上的金银、珍珠缨络打在他脸上，又使他烦躁起来。没一会，他便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皇后靠在一个坐榻上，哭了一会儿，睡一会儿，挨过了新婚的第一夜。

以后，两人之间一直很冷淡，皇后经常顶撞福临，福临则找碴训斥皇后，别别扭扭地过了将近四个月。

“唉，结婚？真没意思。母亲那么大岁数了，还要结婚，还挺高兴。”福临不无感慨地摇了摇头。他一边走一边想，

不觉已来到了坤宁宫门前。

坤宁宫里一派肃穆哀伤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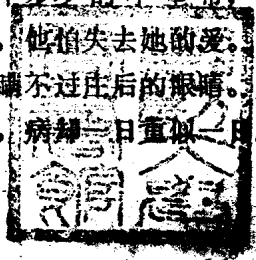
这座宫殿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原为皇后所居的中宫。自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以后，原东北盛京（今沈阳）的后妃、内监、宫女等便都迁到北京，住进紫禁城。年轻漂亮又大权在握的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看中了这所宫殿便住了进来。按说她应该住在储秀宫里，但她不愿在那里和先帝皇太极的一些妃嫔们在一起，感受已逝岁月的哀伤气氛，她要在坤宁宫中，起母仪天下的作用。再说，儿子福临到这里也顺脚，能常享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这里也利于摄政王多尔衮的出入。

庄后和多尔衮可不是一般的叔嫂关系，更不是通常意义的君臣关系。两人在二十年前就结下深厚的情谊。清太宗皇太极在世的时候，两人就曾不顾生命危险，幽会交欢。私情之外，在锦帐鸳枕之间，还要议论军国大事。皇太极死后，清兵入关，庄后住进了紫禁城里的坤宁宫，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随便出入内廷，有时，干脆宿于坤宁宫中，改为清晨直接从宫中去上朝，处理天下大事。

太后与摄政王同室共寝的事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不仅宫内尽知，就是朝廷上，甚至放外官的人也都知道。不过，这在那时也并非丢人现眼的事。满族历来有转房制度，叔叔死了，侄子可以娶婶婶；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嫂子；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父亲的小老婆。多尔衮在侄子豪格死后，就把侄媳娶了过来。庄后比清秀俊逸的小叔子多尔衮小两岁。二十多年前，庄后自蒙古科尔沁草原去盛京路上遇险，就是多

尔袞救下的。当时两人一见钟情。可惜的是，庄后那时是按照父命和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旨意去嫁给八贝勒皇太极的。所以两个人只好把感情压埋在心里，有适当机会才能秘密相会。如今，皇太极死了，本来能当皇帝的多尔袞把帝位让给了庄后的儿子，自己当摄政王。多年来情投意合的障碍突然消失了，两人开始尽情地享受爱的蜜果。多尔袞曾说过，这样胜如作皇上。对这件事，有些汉人官员、学士和道学家们咋舌惊叹，摇头晃脑，只是不敢说出来，耽心说出来会有性命之虞。满族内部对这件事的议论和反感并不大。因为刚从东北进关不久，氏族社会的影响还未脱尽，嫂子和小叔子睡觉当然不是什么怪事了。

可是，到了顺治四年以后，多尔袞有些变了，脾气暴躁起来，对庄后也不象以前那样温柔体贴关怀备至、情意绵绵的了。常常愁眉不展，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斥责福临，有几次甚至动手要打，亏得庄后拦住。过了一个阶段，还得了一个怪病症，不论吃什么好东西，常常是吃了就吐，然后还大咳不止，有时憋得两眼发红。有一次，他当着庄后的面指责福临说：“我的病就是因为你”。庄后一下就听出，这自是指没能当皇帝窝憋出的病了。从此，庄后开始对他留意，耽心他作出什么对福临不利的事情，还特意找了四个武功高强的人，封为巴图鲁，来保卫福临。而多尔袞尽管憋气，却轻易不敢动手。他不怕这十多岁的小皇帝，他最怕这位谋略深沉，善于应变的庄后，他怕失去她的爱。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论有什么心事，都瞒不过庄后的眼睛。所以，他只好暗自后悔，没有任何举动，病却一日重似一日。



庄后见了这情况，心里非常着急。她爱多尔衮，又要保护儿子。每天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她总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结束这种状况。顺治六年时，机会来了。多尔衮老婆元妃一病身亡。续弦尚无着落。庄妃一是从感情出发，满足自己多年夙愿，二是为了更好她控制多尔衮，便毅然提出嫁给多尔衮，公开举行结婚大典，使福临成为多尔衮的儿子，皇叔变成皇父。多尔衮当然非常愿意娶这位皇嫂了，这不但使自己心愿满足，而且地位提高，成了太上皇，更能对朝政随心所欲地掌握支配，以实现统一大业。顺治六年，中国历史上仅有一次以太后身份和皇嫂地位嫁给亲王和小叔子的结婚大典在北京举行了。婚后，两人生活得很好。但多尔衮的病却未见转机。到了顺治七年九、十月间，病情加重。按满族习惯，有病了，要到边外行猎，多射杀飞禽走兽，病就会痊愈。但没想到，多尔衮十一月离京，十二月就病死了。

消息传来，庄后大吃一惊。禁不住泪流满面，哀痛异常。但她转念一想，他死了，自己也少了块心病，福临的皇位会更加稳固了。现在，她就带着这种十分复杂的思想感情，在坤宁宫西部为多尔衮设灵致祭。

庄后住进坤宁宫以后，把坤宁宫内部装饰整个改变了。东暖阁原来摆设的龙凤床拆掉了，按满族的习惯，靠南墙建了一铺火地系“万”字炕，做为睡觉的地方，炕旁边摆放着绣凤墩宝座，炕上有炕桌和方形迎手，挂一紫红云幔大帐。西头全部辟为祭神的场所，摆着供桌、妈妈口袋、木雕盘碗祭器和萨满铃等。在一堆萨满教的祭器里，还有三座小巧精

致的镀金佛龕，供奉的是一佛二菩薩金身像。

这时，地正中摆放着一张神案，多尔袞的灵牌就放在案上。

哭过了，又四叩八拜，侍奉的福晋扶着庄后坐到绣墩上，看着到宫里来的各王妃、福晋、公夫人们依次拜灵。众人按照刘妃的指挥，按班拜过后，依次在庄后两旁站立。刚才哭声震天，此时鸦雀无声。刘妃也不吱声，一个手势，一个眼色，大家便能会意了。

这刘妃是豫亲王多铎的夫人，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生得一双丹凤眼，入鬓眉，悬胆鼻，樱桃口，这俊秀的五官安排在俏媚的椭圆形脸盘儿上，让人看上去既和蔼可亲又肃然起敬。她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能说会道，满、蒙、汉语全能应付自如，安排事情又井然有序，所以，众妃、福晋、夫人们一入宫，便公推刘妃为首。庄后也把她倚为膀臂，有个大事小情都和她商量。她见大家都拜过了灵，偷眼瞧瞧庄后，见庄后的两眼红肿，一脸倦容，便上前禀道：

“九王爷已升天去了，太后万不可过份悲伤，坏了身子，还是到暖阁歇息吧！”

庄后点了点头，轻轻说了声“好吧”。就要起身。在她身后侍立的她的养女孔四贞和内大臣鄂硕的女儿栋鄂氏赶忙俯身去搀扶。刚站起来，见一小太监急步走上来喊道：

“万岁驾到。”

听到喊声，庄后又坐了下来，但左肩痛了一下，侧脸儿一看，原来是栋鄂氏听说“万岁驾到”几个字，吃了一惊，竟忘记放手，抓疼了她的肩。见她侧脸看，才意识到是怎么

回事，慌乱地放下手，并把头低下去。庄后温存地看了她一眼，心想，这孩子，倒是头一次进宫，没见过皇上，听说皇上来了，竟吓成这样。正思想着，福临已来到面前跪下。庄后低头看看一身缟素的福临。见他一天之间似乎成熟了许多，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穿衣服的原因，还是因为哭过，十三、四岁的孩子看上去有十七、八岁的样子。她听说了上午阿济格带刀祭灵的事，想起有些后怕。多尔袞死了，如今，这孩子是自己最亲的人了。她不由得把福临揽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轻声问：

“孩儿，外面冷吧？冻着没有，累不累？”

“母后放心，孩儿不冷也不累。母后，您也没事吧？”
他也想到了上午阿济格的事。

“没事”！庄后勉强笑笑。

福临说着站起身来，上上下下打量庄后一番。见庄后除了眼睛稍微哭肿一些外，并无其它改变，也就放了心。接着对庄后道：

“上午英亲王他……”

不等福临说完，庄后即刻打断了他：

“噢，亲兄弟下世，一时疏忽也是有的。”他不愿在这些福晋、公夫人面前议论此事。“作为皇上，君临天下，理当宽厚仁慈才是！你说对吗？孩儿！”她分明知道阿济格居心叵测，但不愿在此时给自己就要亲政孩子的心上，再涂上一层阴影。

“是！母后。”福临在母亲身边，有一种安全感。

坤宁宫除了烧着火地系的“万”字炕外，还笼着两盆炭